

色，剧情神秘，不是外人可以猜测，他们的装扮、服饰、动作，都是那样夸张。

这时，罗祖把一只手按在子山眉上，子山傻笑几声。

那艳女转过头去，与一个人说：“大哥又醉了。”

她身后蓦然出现一个高大人影，他戴鸭舌帽穿风衣，更像上世纪电影里神出鬼没的大反派。

他轻轻走近：“大哥一定为明日大事紧张。”

周老咳嗽一声：“罗祖，扶智科上去休息。”

子山在罗祖示意下又笑了几声。

他的酒瓶噗一声跌到地下。

“大哥醉得不认得我们了，我竟不知他留了胡须。”

“酒可是你送来的。”

那男子干笑：“周老，我找你商议一事。”

周老说：“智学，该说的，过去一年在大小公私会议中都说清楚了，我们只能做到那样。”

罗祖扶着子山上楼，走廊门关上，隐约还听见楼下争吵声。

罗佳探头出来：“没事吧。”

罗祖感喟：“林智学来做最后努力。”

“他仍想与智科一同主持王国？”

“没有机会，林老遗嘱斩钉截铁，定明由智科承继。”

子山打一个呵欠。

他人机密，多听无益。

“朱兄，好好休息，明天见。”

子山轻问：“咖……咖啡？”

伊人在阳光下皮肤更加晶莹。

子山感觉双腿无力，像是已经化为两堆啫喱，接着，双肩与手臂也打败仗乏力，连声音也跟着含糊。

斟咖啡的双手颤抖，杯子叮叮作响。

福怡说：“宿酒未醒？你真得少喝点，以后多跟周老学习，振作起来。”

子山温柔地答是：“对，昨天谁来过。”

福怡喝一口咖啡：“谁？”

子山形容：“黑色皮衣皮裤，鲜红嘴唇。”

“呵，赫珍珠来过，智学与她一起？”

“好像是，我很快睡着。”

福怡说：“别担心，问题已经解决，周老安排十分公平，当事人仍有不满，也无可奈何。”

子山目不转睛看着伍福怡，她偏瘦，今晨只穿着白衬衫与三个骨裤，可是看上去却十分清丽，有一种罕见的书卷气。

福怡微笑：“怎么，不认得我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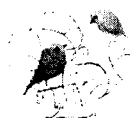
子山的确不认识她：“我只知你是林智科的未婚妻。”

“正是，智科，今日我在会议室旁听，我先回去换衣服，待会儿见。”

她轻轻走出房间，子山发觉他又能站起来。

罗佳探头进来：“福怡可有意外？”

子山摇摇头。



那林智科也真是奇怪，每个人对他说话口气都带两分哄撮三分迁就，把他当愚钝儿。

而未婚妻面对面竟不知他不是林智科而是一个演员。

这纨绔子并不如旁人想象中那么开心，但他仍然时时呵呵笑，真是难得。

出门前子山挑一条圆点领带结上，照照镜子，十分满意，随大队出发。

在车上，罗佳开启椅背上小型电视，新闻报告员惊喜地这样说：“面积约一百公顷的南边湿地有新发展，好消息是，今晨九时半，一位隐名人士宣布，已将该片湿地自发展商处购回，转赠政府，成立永久保护地带，供民众休憩……”

子山欢呼一声。

值得，扮小丑喷香水一切一切都值得。

罗祖说：“朱兄，很佩服，我也还是第一次碰见舍己为人的君子。”

子山说：“不敢当，你们也是呀。”

罗祖答：“我们有私心，我们三人是大太子的人，倘若二太子当权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等立刻得辞工。”

子山诧异：“全世界都用得着你们这样人才。”

罗祖笑笑：“去年我们两兄弟共纳所得税款五百六十余万。”

子山呵一声，是税款，不是薪金，数字十分惊人。

“我们不想转工。”

子山笑：“我现在明白了，但是，我仍然不了解林老爷子怎么



抱着说不出的表情，子山觉得他像在舞台上，客串着林家故事中一个角色，他已拒演，可是他们不让他下台。

呵，下不了台原来是这个意思，太尴尬了。

“子山，请换衣服吧，福怡等着我们呢。”

子山想到动人的福怡，她像一只温驯的小鹿，如今这样的文静女性已经绝迹：几次见面，她总是默默无言，子山的心为她牵动。

他问：“林智科几时进手术室？”

“此刻手术正在进行。”

“醒来之际伍福怡应在他身边。”

“我们会在适当时候通知福怡。”

子山叹口气，他也有难言之隐，他自私地只想多见伍福怡一次。

子山打开衣柜，惨叫一声，他看到一套纯白山东丝西装，救命，他想，没有真人会穿这样的西服，可是，他是一个演员，他正在尝试一个前所未有的难演角色，这是一项挑战。

他演过乞丐王子，脸上搽污秽的黑色化妆身穿烂衫演落难公子，他也装假胸扮过女人，观众见他抛媚眼拍手大笑，为什么这一次要例外？

子山心平气和，敬业乐业，既然接了剧本，就得落力演出，他取过白色西装。

当然，翠绿色衬衫更为骇人，还有，桃红领带叫他打起隔来，林智科穿成这样，当然是因为他这个富家子有权如此穿法不受干扰，换了是小白领，早被关进神经病院。

可是，也因为是缺乏信心的表现吧，所以才借奇装异服嚷嚷：



喜，他说：“你看这两天那三只忠心耿耿的黄狗好似有急事在身，坐立不安，他们又密谋什么？”

珍珠答：“我肯定福怡不知内情。”

林智学说：“福怡一向不管闲事，这才得人痛惜。”

珍珠冷笑：“那个木美人在你心中十全十美。”

“老周已是强弩之末。”

“他们也不过是为自己，老周在统元已是幕后主子，人人都得看他面色，阿科胡胡混混做人，百分百依赖他，你若上台，他们会有好日子过？这才不遗余力保护主子。”

“可是老周这人多阴沉，看见我仍然笑容满面，一字不提官司，老奸巨猾。”

那边，在车上，子山一言不发。

罗佳刚才在子山身边说的是：“林智科手术后昏迷不醒。”

一到地下室便见邓医生迎出，与主诊医生一起见他们。

“病人暂时无生命危险，情况稳定。”

子山噗一声吐出一口大气。

“人类的头骨坚固，是保护脑部最佳天然工具，可是，手术后淤肿未消，头骨又变成凶器，紧紧箍住脑子，细胞无法舒缓，导致死亡，故此我们只得暂时打开部分头骨，待脑自然消肿，而在此期间，故意用药物叫病人陷入昏睡，以便治疗。”

周老问：“有无后遗症？”

“言之过早，见一步走一步，医疗队已经尽力。”

子山问：“可以见一见林智科吗？”



6.83

流金岁月系列

咖啡。

福怡十分欣赏：“船可以驶动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按照法律，船只必须每日驶离三数次。”

“这是谁的家？”

“一个朋友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有干艺术的朋友。”

“福怡，我们可以从头认识对方。”

福怡凝视他：“你自小拧我手臂拉我辫子推我进水池，林智科先生，我对你十分了解。”

两个人都笑起来，福怡许久没有这样开怀。

子山让她看睡房，只得小小床铺，另外一张绳床。

福怡又惊讶地问：“睡得舒服吗？”

“屋宽不如心宽。”

“林智科你忽然会说话了，叫我不停诧异。”

子山不知为什么福怡仍把他当林智科，而不发觉他是完全另外一个人，粗衣，布裤，家在船屋。

子山扶她进绳网床，轻轻一推，绳床摇晃，她说：“舒服极了，可以睡一觉。”

子山躺小床，陪她说话：“晴天晚上，可以在甲板上看到牛郎织女星。”

这时，两人的手提电话一齐响起。

他们笑，知道是罗佳罗祖追上。

果然，罗佳问子山：“你们在什么地方？”



子山又惊又喜：林智科如果还不快快醒转，伍福怡就是朱子山的未婚妻了。而且，福怡喜欢的明显是朱子山，不是林智科。

周老笑说：“订婚期长半年，你们还有时间发展。”

都安排妥当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十八世纪标准。

出席贵宾听到喜讯，出乎意料高兴，掌声如雷，要求喝喜酒，气氛热闹。

子山忽然明白华人爱喜庆的原因，找个借口：新年，结婚，孩子满月，端午，重阳，不顾一切，大家共聚一堂、说说笑笑，过一年算一年。

他静静坐在一角，发觉林智科的西装裤有点紧，站着还好，坐下有点痛苦。

他同罗佳说：“我只有一个条件，让我穿回自己的衣服。”

罗佳摇头：“这个不可答应你，我已着人缝制一批大一号的西装。”

“金色还是银色，亮片珠子要钉密一些。”

“子山，一个能干的人，无论穿什么，都是一个能干的人。”

子山问：“我做对了吗？”

罗佳罗祖异口同声答：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十分义气。”

回程，子山与福怡坐在车子后座，福怡轻轻说：“剃了胡髭显得精神。”

子山伸手摸摸光滑的下巴，可是，他们仍然认为他是林智科。

先送福怡回家，子山轻吻她的手背道别。

罗佳说：“我们去医院，子山，你先回去吧。”

“我也想见一见林智科。”

罗祖说：“子山真是热心，这样吧，一起去。”

车子停在医院后门，他们仍然从地库进去。

邓医生低声说：“今日后门有人鬼祟出没。”

罗祖不出声，他们隔着玻璃看病床上的林智科。

邓医生说：“已停止用药，等他自然苏醒，情况稳定，一切在控制之中，但是日后病人必须戒烟戒酒，多运动多休息。”

这时，看护忽然进来，匆匆在邓医生耳畔说几句话，邓医生啊的一声，示意罗氏兄弟一起出去，他们没向子山交代，子山不便尾随。

他在病房外等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见病人朝他招手，子山怔住。

是他眼花？不，病人的确虚弱地再次向他招手。

子山十分错愕，身不由己，推开玻璃门入病房。

只见病人微微睁眼，声音微弱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朱子山，木屋里的客人，记得吗？”

病人点点头，自枕头下取出一小团纸，塞到子山手中：“通知智学。”

子山俯下身子：“谁？”

“通知智学救我。”

子山惊骇，刚想追问，看护推门进来：“这位先生，请你出去，你可能感染病人。”

子山不得不退出，再看病人，他已闭上双眼，面孔浮肿，似昏



“子山，为什么所有戏中主角都是俊男美女？”

子山微笑：“你可喜欢接受年轻漂亮的朋友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人心如是，众望所归。”

罗祖笑：“你看我问的蠢问题。”

子山这才发觉公寓内凌乱物件及血迹已被清理，罗祖办事的确神速。

“子山，请更衣我们到办公室去签字。”

朱子山不是笨人，知道签名之前必须细阅文件上每一行字。

他轻声问：“什么文件？”

“与环星签约授权他们担任制片，美国电影公司合约如一本书那么厚，不过放心，我已安排律师。”

子山梳洗跟随罗祖出门。

幸亏昨夜百忙中逐走林智学，送走赫珍珠，否则他们的怨怼必然更深。

到了统元办公室，秘书迎出，招呼他们进会议室，已经有人在等。

双方律师各坐一边，像棋盘上楚河汉界，泾渭分明，各自为当事人说话。

子山决定不收取酬劳，改收百分之三红利，他在合约上签上名字，罗氏兄弟当他的见证人。

大家握手散会，他的剧本版权宣告易手。

这时秘书捧进松饼咖啡，罗祖把圈饼浸入咖啡，一连吃了两个

子山用双手捧着头颅。

福怡听了会怎样？如果是剧本，可以写她紧紧握住他的手，一边说：“不怕，子山，我俩一起查根问底，务必把坏人揪出法治，快，去通知警察，报人口失踪。”

子山到询问处找邓医生。

“没有邓茂，矫形科有邓美琴，儿科有邓桑。”

这时子山已知道他不会找到任何有关的人，他看一看手臂上的伤口，只有伤口是真的。

子山蓦然想起，罗佳曾经说过：林智学那边有人在医院门口探望消息。

但除出他之外，他再也看不见可疑人物。

刚在踌躇，有一只手搭到他肩膀上，子山一愣，看向身后，原来是罗祖。

他说：“子山，你怎么一个人到医院来。”

罗祖把他拉上车。

子山开门见山问：“林智科人在何处？”

罗祖看看手表：“子山，明人眼前不打暗话，他已转美国东岸休养。”他口气诚恳，惹人好感。

“你肯定他无恙？”

“当然，子山，你以为我们是谋财害命的奸党？”

子山凝视他：“华人深信相由心生，我相信你是好人。”

“子山，你毋须知道太多，再说，你的任务也已经完成，谢谢你。”

影导演或是大学教授，那真是年青有为，可是像吉卜赛般还在酒吧内混，那真是人老珠黄，十分彷徨。

子山轻轻答：“我没有五十元。”

吉卜赛并不气馁：“你在等谁？呵，我知道了，是于。”

子山点点头：“你技术不错，虽然，你不是真正吉卜赛。”

“先生，我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，莎翁说：整个世界是舞台，所有男女是演员。”

子山笑了，真是个有趣的地方，大家开口闭口莎士比亚。

“你原来身份是什么人？”

“那你就没必要知道了，三十元，给你特价。”

“我只有二十元。”

“成交。”她手势纯熟地发牌，排列在面前。

那边家华低着头不住忙，头发有一绺挂在额前，脸颊被人气蒸得红彤彤，完全似劳动妇女，她双手粗糙，气息短促，脚步重浊，再也不似一个读书人，受环境所逼，家华不得不演好她的角色。

这时吉卜赛说：“嗯，你对于家华充满友情，但是你深爱的，却是另外一个人。”

子山笑了，谁不是呢，每个人心底，都有一个得不到的至爱。

“你以为那个女子是女神，是一颗蓝色的宝石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你错了。”

子山诧异：“这副牌可以告诉你那么多，二十元有那么多预言？”

“你的女神，实际上是一只狼。”



他看到一团晶莹的光影，他冲口而出想叫福怡，那声音却说：“是我，家华，我给你带生日蛋糕来，同事们替我准备，叫我惊喜。”

小小蛋糕上点燃着细细蜡烛。

子山醒过来，用手擦擦脸：“有何愿望？”

家华吹熄蜡烛：“早日上岸。”

子山苦笑。

“再在酒吧做下去，连些微一点气质也失去，再也找不回来。”

子山不敢冒昧，他维持缄默，越少说话越好。

家华问：“你那只鞋盒，有消息吗？”

子山摇头：“世上不止一只鞋盒，事实上他们的仓库叠满鞋盒，成千上万，像间鞋厂。”

家华说：“我想读一张护士或是教育文凭防身。”

“也是好事。”

被维京人教训过后，子山收敛许多。

“你见过佐根逊了？”

子山又点头。

“佐根逊向我求婚。”

“什么，几时？”子山跳起，头顶碰到船舱。

“这个四十七岁的北欧裔鳏夫向我保证日后不必在酒吧工作，他会待小霖视若己出，并且，一年后把财产三分之一分给我。”

“听上去像职员合约，不，家华，不可答允。”

“我很疲倦，子山。”

“家华，你应得到更好际遇。”

小霖出去，过一会儿捧着宵夜回来。

罗祖赞说：“我最欣赏这碧绿葱花。”

他们两兄弟永远只去谈事情光明一面，往往表扬优点，这种乐观态度值得学习。

罗祖问：“可以见一见嫂子吗？”

子山忸怩：“那不是我女友。”

罗佳口快：“子山，你还在等什么？”

罗祖看他兄弟一眼：“子山，这是我们二人的私人电话，你有什么事，请勿犹疑。”

子山与他们大力握手。

“我愿意在这只船上与你聊到天亮，可是我们另外有一个地方要去。”

子山知趣：“后会有期，谢谢你们关心。”

他们两人一先一后走出船舱。

子山在岸边送他们离去。

家华在他身后说：“我不知你有那样热情的朋友。”

子山答：“雪中送炭，实在难得。”

“我已习惯人情世故，窘了这些年，已无亲友相认。”

“可想争口气给他们看？”

家华摇头：“不，我争气是因为想生活得较好，不是要在任何人面前威风。”

子山说：“与我的想法相同。”

家华看着他微微笑。



担像是蓦然卸下，她又可以从头做人。

子山扬声问：“可是有好消息？”

家华一看小霖竖起耳朵像只猫，立刻问：“你不用做功课？罗马帝国为何东迁，如何灭亡，还不快写出来？”

小霖只得捧着食物回房间去。

家华答：“如获至宝，大家正在开香槟庆祝。”

“她答应签约？”

“你也看得出她环境欠佳，无论从前多么风光，今日大不如前，原来她在对街桌球室任职，到停车场吸支烟解倦，刚巧被我看到，我与她都够运。”

“可有试对白？”

“照规矩总得试一试，可要一起来参观？”

朱子山忙不迭答应。

晚上，他们到摄影棚，一进去家华便赞叹：“这叫做艳光，在本行久了，一眼便知道谁会红，谁永远不会。”

子山忍不住问：“我呢？”

“你？”家华忽然伸手摸他额角，这是她从来没有的亲昵动作，“你做幕后算了。”

只见水银灯下的赫珍珠转过头来，此刻她已化好妆梳过头穿上戏服，恢复旧时七分容貌，真是晶光四射，连摄影师都说：“好美！”

赫珍珠只是牵牵嘴角，没有搭腔，她取出香烟，助理立刻上前：

“对不起，此处禁烟。”她更加无奈。

副导演走近：“她唯一要求是叫我们找一个地方给她住。”



家华好不诧异：“你俩是旧相识？”

“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关系。”

“你这个老实人在何处结识艳女？”

“当然因为我并不老实。”

家华忽然笑了：“她再艳丽，也不是你心中女神。”

子山不服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她肤色较深，与你的女神不一样。”

子山苦笑。

家华问：“你此刻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：此刻赶回家，也许还能帮小霖研究康斯坦丁大君为何突然转信基督。”

家华有点感动，现在，他以她为重。

那篇功课，一直做到深夜。

家华嘀咕：“老师给你们整个星期，为何到最后一刻才做功课？”

子山回答：“因为全世界的初中生都是这样蹉跎。”

家华忽然吟：“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，有花堪折直需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

一转头，发觉女儿已呼呼入睡。

子山轻轻问：“你呢，你又有什么故事？”

“我的故事乏善足陈。”

“你是否遭到欺骗遗弃？”

家华答：“我已活过来，我不再计较往事：谁对不起谁，谁是谁非，谁得谁失，我明早还有许多事做。”

怪她那么想。

“你可知道伍福怡近况？”

珍珠一听这名字错愕地看着他：“你是谁？”

子山回答：“我是电影公司编剧，想写一个特别的故事，寻找资料。”

“你怎知道我与林家熟稔？”

子山微笑：“我收到消息，你是传奇人物。”

珍珠低头：“从前，我听到这话会当是赞美，现在，我已经不那么愚蠢了。”

子山实在沉不住气：“珍珠，你真的不认得我？”

珍珠再次打量他，她伸出手摸他额头：“你我曾经邂逅？我一定烂醉如泥，抱歉，你是有点面熟，请别告诉家华，我不想她伤心，过去的事请别再提，让我们继续做朋友。”

子山啼笑皆非：“你别误会，我决不曾对你无礼。”

“你与家华都是好人，你们是一对佳偶。”

“你还未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珍珠轻轻说：“你要写剧本？要一个特别的故事？从前，有两兄弟，老父辞世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把最好的都留给长子，幼子只得到几颗芝麻，故此，幼子忿忿不平……这样的故事，其实也很老套。”

“请说下去。”

“给我一个舒适的环境，一瓶香白丹，我慢慢告诉你。”

子山微笑：“请到舍下作客，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。”

珍珠笑出声：“老实人也会出奇制胜，你先通知家华。”





家华伸一个懒腰，她寂寥地放下双臂，谁，有谁会趁她不在意轻轻吻她耳畔？她叹息一声，那人近在眼前，却只把她当手足看待。

子山说：“我陪你回去处理船屋。”

过两天，他们带着小霖出发。

子山坚持去哪里都带着孩子：一家人最重要是在一起，吃粥吃饭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家华笑：“也可以说是衣锦荣归了。”

两间相连船屋很快转让，邻居抱怨治安日差，河水有股异味，但是仍然欣赏那份不羁自在。

小霖却说：“当时同学们都笑我住不起屋子，我不要再回到船上。”

子山说：“世上一半坏人都在小学课室里，不住践踏侮辱我们。”

家华笑答：“那么另一半坏人在文娱界，高拜低踩，都是牛鬼蛇神。”

小霖看着他俩：“这样谈得来，为什么还不结婚？”

两个大人不出声。

小霖彻底失望：“你们是不打算结婚了可是？”

他们陪她到旧校探望同学，物是人非，他们都已经不记得她，小霖闷闷不乐。

家华劝女儿：“天色忽明忽灭，朋友忽聚忽散，无可避免，必须看开。”